



2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行李加起来 80 公斤

有朋友曾经问过我们:当地战地记者都需要些什么条件啊?还有人说他当过兵,能跑、能跳、能打,能不能当战地记者?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要强调的一点是:出色的身体素质最重要,因为你得扛着80公斤重的采访设备到处跑;胃口好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想跟人拉近关系,再难吃的食物强咽下去后还要违心地夸它好吃。当然,熟练使用各种采访设备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军坎大哈基地生活手册中附有一份“随军背包物品建议清单”,大致如下:

1. 护照和签证,进入战区必要的免疫措施; 2. 媒体证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佩戴在明显的位置; 3. 个人保护装备:至少要达到最低军用标准的防弹衣和头盔,着装和装备的颜色不能太鲜艳,但要与军人的制服区别开来; 4. 媒体人员要对自己所携带的专业设备负责,自己的东西自己扛; 5. 在特殊情况下所需的现金。

除此之外,清单里还列举了三大类物品。第一类:服装和装备,其中包括防护眼镜、长袖户外服装(最好防割、防火)、靴子、长筒袜、防护手套、头巾、睡袋、全天候外套、可以支撑72小时野外生存的背囊、微型手电或者头灯、刀具以及听力保护用品;第二类:个人卫生用品,其中有牙刷、牙膏、洗发水、沐浴露、拖鞋、浴巾、除臭剂、防晒霜,还有够30天用的非处方药品;第三类:其他建议物品,运动服、跑鞋、T恤(这几样都是为在基地内的健身房活动做准备)、保暖内衣、保暖袜子、雨衣、羊毛衫、防潮垫、绳索、绑腿、水壶、闹钟、电源转换插座……看了这份清单后,感觉如同搬家。

除了要照清单一一准备,我们还根据特警学院的专家提示购置了几件额外的东西:护肘和护膝。在遇到爆炸和险情的情况下,这些可以避免我们的肘和膝盖被摔伤;急救包和止血带若干,这个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不必细说;可以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方便我们进行拍照和拍摄。加上笔记本、

相机、录音笔、卫星电话等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采访装备,我们全部行李加起来足有80公斤!

当然,在阿富汗的“终极求生装备”是《古兰经》。最典型的《古兰经》救命的案例是,2010年8月7日,一个主要由西方人组成的医疗队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和努里斯坦省的交界处被塔利班绑架,塔利班认为这个医疗队试图改变当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而将他们一一枪决。这个医疗队的阿富汗翻译在被塔利班武装人员用枪顶住后脑勺的时候,大声朗诵《古兰经》,证明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结果他成为这次事件中唯一活下来的医疗队员。从去年11月第一次去巴基斯坦采访,我俩就各自在背包中放着一本《古兰经》。

美军在给我们发邀请之前,也要求我们必须递交在国内上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的证明。给美军如何解释作为战地记者的我们在国内买不到商业保险呢?最后我们找报社帮我们开了各项社会保险的证明,证明我们是环球时报社的正式员工,报社为我们在国内缴纳了社会保险。我们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发给了美军。

临行前,我们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跟美军士兵交朋友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真实的一手情况。思来想去,就想到了红星二锅头。它不仅物美价廉,也肯定会受美国大兵欢迎。

我们对酒并不在行,不知道是“红星”根本没有金属瓶的包装,还是我们没找对地方,反正最后我们只买到了8瓶56度200毫升装的和两瓶53度250毫升装的八年陈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是严格禁酒的,所以这一路,我们所携带的二锅头必定要经历很多“磨难”,才能安全抵达坎大哈。

出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们的麻烦来了。提取完托运行李出机场之前,要过最后一道安检。实际上当时只有一对阿富汗男女懒散地坐在安检电脑前聊天,目光只是偶尔在电脑屏幕上停留一下,以表示他们还在工作。



12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替她白养这么多年孩子

事情后来又多有波折,王兵多次想挽回,但是林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铁了心要跟他分开,总是闹得不可开交。王兵无奈,最后只得同意分手,除了那套房子外,林娟还拿到了一大笔赡养费。

分手之后,很快林娟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再也找不到踪影。开始王兵还以为她会回来看看孩子,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她依然没来。王兵也曾想过找她,人海茫茫,哪儿又能找得到?

看到这份鉴定报告后,王兵才算彻底明白了,林娟在跟他交往的同时一定还有别的男人,她也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他的,所以才宁愿不结婚,分手拿到钱后就干脆选择人间蒸发,“而我完全蒙在鼓里,替她白养这么多年孩子!”

虽然王兵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孩子却是无辜也无罪的,邓亚军想起那个可爱的孩子,忍不住问王兵:“那你准备怎么办?”

王兵非常郁闷地摇摇头,“现在脑子太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先前轻松的表情已经被沮丧所代替。

又过了一段时间,邓亚军从熟人那里听到了王兵后来的事情——他本想通过那套房子找到林娟,没想到去有关部门一查,那套房子在三年多前就已经被林娟转卖给别人了,买家根本不认识她,无奈之下王兵还是只有放弃。

为此邓亚军也有点不解,按说王兵也算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怎么林娟瞒他这么久都会毫无察觉?熟人叹了口气说:“越是王兵那样的生意人,对枕边人才越不会防范,谁会想到朝夕相处了那么久的男人,肚子里怀的居然是别人的孩子呢!”

至于小龙,最后还是以被王兵收养的方式在当地上了户口,并留在了王兵父母身边上学,但是自从知道孩子不是自己亲骨肉后,王兵对孩子多少有些疏远,以前父子俩天天在一起还觉得时间过得快,现在王兵最多一年回家一次,电话也很少打,弄得孩子

总是哭着喊着要爸爸。这些后来的事,听得邓亚军心里非常难过。

有的时候,真实的生活远比影视剧曲折和跌宕,它带给人的种种意外,也很难用笔墨描述清楚。

在2006年1月以前,黄伟群和大多数30岁男人那样,拥有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黄伟群是河北人,在北京一家跨国公司上班,工作后认识了刘萍,两人年纪相当,外貌般配,恋爱一年后他们就组成了家庭。

婚后没多久,刘萍就怀孕了。一向喜欢孩子的黄伟群开心得不得了,还专门把父母接到北京来同住,以便照顾怀孕的妻子。

2006年1月,怀胎十月的刘萍在北京一家医院顺利分娩,生下了一个6斤多重的健康男婴,一家人为此都非常高兴。几天以后,刘萍可以出院了,黄伟群去医院办出院手续时,却发现刚出生的孩子血型是B型。

当时黄伟群以为是医院搞错了,还问大夫:“我儿子的血型怎么是B型?”大夫听了又去查证了一番,回答他说:“没错,孩子的血型就是B型。”

黄伟群没有继续说什么,还是把孩子和妻子都接回家去了。可是后来他却越来越疑心,因为他是A型血,刘萍是O型血,孩子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B型血。再看孩子,眉目很像母亲,但是说不上跟自己长得像不像。

当时黄伟群的直觉就是医院把孩子给抱错了,为了找到证据,他决定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来做一次亲子鉴定。

邓亚军见到这一家三口的时候,孩子还没睁开眼睛,白白胖胖的非常可爱,刘萍则是一副坐月子的打扮,头上戴了一个很厚的帽子,身上裹着厚厚的大衣,抱着孩子,非常安静。

黄伟群向邓亚军介绍完情况,邓亚军一听孩子的血型跟父母的对不上,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一个A型血的父亲和O型血的母亲,生的孩子血型也只能是A型或者O型,绝对不可能是B型,这是遗传规律决定的。

今宵一谜

惹是生非要不得(字) 于洪波  
昨日谜面 村前巧遇那女子  
谜底 李娜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17 《癌症日记》

◆作者: 于娟

4月1日 割掉乳房,你同意吗

但是我却不能不问光头的想法,因为我曾记得婚后不久他坦言对我一见钟情,印象深刻里尤其提到他透过男式T恤和背带裤目测到我至少75B,并且试图用数学公式去推断上凸凸形。

事实上他错了,我穿75B的罩杯有点小。也许这点我应该写在为啥是我得癌症里面去警醒所有的年轻女子。

虽然我此前是那种如果有男生进来而BRA挂在阳台都会让我手足无措的女生,但是现在得了癌症让我无所顾忌,我想把我的所有悔悟写出来共享,哪怕可以只有一个女孩子看到有所改变。

我在选择罩杯的时候总是要纠结一番,75C有点大,75B有点小,想来不喜欢罩杯有点空,于是会去买B。反正也没有不舒服,只是会扑出来

点而已。也许所有女生下意识里都喜欢缸满钵满,连我这个没有性别意识的伪女子在内:女人的BRA犹如男人的钱包,男人谁也不会嫌钱包厚。但是男人的钱包扑出来顶多丢点钞票,而女人若是选小点的BRA让乳房扑出来,却很有可能因为气血不畅淤积成了乳腺癌、纤维瘤。

我小心翼翼地问光头:如果我需要动手术,割掉乳房,你同意吗?

光头当时在把便盆放回床架,他抬起晃晃的光头,非常惊异地问:“为啥不同意?割掉割掉割掉!”那口气,就像发现菜篮子里有个烂了一半的发霉西红柿,赶紧扔,唯恐扔得不快。

“嘿!嘿!嘿!你能不能装出一点丈夫对妻子身体的留

恋?毕竟我还是个75B+好不好?弧线你算过啊,难得的。”

“有啥用?儿子都喂好了呀。”

光头有时候经常会让我陷入无语状态。他和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脑子里除了化学方程式就是化学方程式,有时候我很难找到自己的试剂去和他发生反应。但他和我却在现实里是一对和谐夫妻,这点让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旦我陷入无语状态,光头就会格外重视,以他的化学头脑,很难猜想沉默的我的想法。于是我的沉默经常会引发一场长谈,或经典精彩,或陈庸无趣。不过自从得病,我们共同经历了是否割掉乳房,是否舍弃卵巢,是否需要卖掉房子的讨论,每次都会让我对这颗充满化学分子式的光脑袋油

然生敬,并由此去思考男人到底是什么此类的哲理问题:我实在太不懂,太看不懂男人了。

光头和我对于是否手术切掉乳房的讨论详细描述了一个22岁男孩到37岁男人对于异性漫长的心理成长过程,由而让我有机会了解一个22岁男孩对待75B+的猥琐想法以及37岁男人对女人的本质要求,他说他已经不再是22岁了,不再看到女孩S曲线就会血脉贲张的年纪,如果一个男人到了37岁还去计较女人胸部到底几两肉,无疑只是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他说他只在乎我活着,让孩子有妈,让他有老婆,哪怕只有聊天讲心事的功能,至少,他知道心放在哪里,每天就会很安心地睡去,夜里抠鼻子,也会在黑暗里被背对背的我发觉笑骂的感觉很好。

也许,夫妻就那么简单。也许男人有很多分类,嗜肉的食草的天性使然,只有种类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前者喜性爱,后者爱思想。

光头是后者,或许我17岁那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能彻底信任我的75B+是否可以跟随我一生,但是我能保证我的性情思想永远属于我。

正当我们调整心态踌躇满志准备好了一切问J医生什么时候做手术的时候,J医生有点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你?你做什么手术啊?那么年轻割掉多可惜,留着吧,我们直接给你化疗吧。”J医生很忙,丢下这句话步履生风地走开了,他的时间是病人的生命,我使了个眼神,光头连忙追出去问个究竟,然后无功而返,或者他问到了什么,只是当时没有告诉我。